

從文學撒下保護動物的種子

黃宗慧

老師 小檔案

系 所 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

專 長 動物研究、精神分析、文學理論

教授科目 文學、動物與社會、精神分析與文學、童年與無意識、動物／性與無意識、文學作品讀法

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士
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
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博士

經 歷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
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
《中外文學》總編輯

現 職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

榮譽紀事 國科會優秀年輕學者計畫
擔任外文系學術期刊《中外文學》總編輯期間，
獲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類期刊優等獎
擔任NTU Studies i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主編期間，
獲國科會人文中心收錄於THCI核心期刊名單；
並經2009年國科會外文期刊評比計畫評定為「優先推薦」期刊
國科會補助大專院校特殊優秀人才獎勵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（九度獲獎）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

採訪・撰稿／王心璇
攝影／楊文卿



臺大出版中心



黃宗慧認為：「文學的實用在於可以影響你看待世界的方式，進而改變你做決策的方式。如果沒有人文思想的基底，做決策時變得以功利取向，就是場可怕的災難。」她努力傳遞這些人文關懷給自己的學生，期待改變文學在普世社會價值中「無用」的定見。

打開Google關鍵字搜尋「黃宗慧」，皆是動保相關的報導，也許你會好奇，身為外文系教授，為何如此致力於動保議題？而這樣的困惑，在每學期「文學、動物與社會」通識課程結束後，所有學生心中都有了解答。

談起動保，黃宗慧清脆爽朗的聲音配上笑起來呈月彎形的雙眸，她因自家動物而愛屋及烏，有了對動物的使命。而動保跟文學究竟在她身上發生什麼化學反應，一切都要從她求學與家庭說起。

在文學中找到性別認同矛盾的出口

對於浩瀚的文學領域，黃宗慧喜愛文學的經歷與他人不同。

從小學到北一女，一路拿第一名成績長大、各科全能的黃宗慧從國小就隱約感受到社會對於兩性的刻板印象，聽著國小老師說男生數理好，女生則多是語文優勢，「數理好才是真正優秀」的社會價值觀，讓她一次又一次地想要證明自己可以全方位。

但這樣追求卓越的過程，卻不能使她快樂。也許是不服輸的個性使然，考大學時，她把臺大資工系設定為第一志願，想證明女生的理工頭腦並非不如男生，而她也如願地考上。

「大概是一直念書太順了，才發現：無法拿第一名的事實，讓我心慌跟焦慮。」黃宗慧說。大一時，沒辦法像班上男生寫程式如此得心應手，一帆風順的求學背景，使她失去面對挫折的能力，再加上當時身體欠佳，於是她在大二上學期，做了一個身為學霸從未想過的決定——「休學」。

休學一學期後重回學校，黃宗慧給自己彈性的修課規畫。她修了中文系、心理系的課，並規劃轉系，進入臺大外文系。真正巨大的轉變，是當她修到外文系陳竺筠老師授課的「文學作品讀法」，這門課對黃宗慧的影響深遠。她說：「第一次發現上課很快樂，而且很久沒有這麼快樂，透過文學理解事情原來這麼有趣！」

即使轉系成功，黃宗慧內心仍有個聲音不斷告訴她：是因為在資工系的失敗才逃來外文系。再度落入社會加諸性別的刻板印象，這個聲音一路跟隨她到了研究所，直到接觸精神分析理論。

精神分析理論大師拉岡借用數學圖示剖析人類心理結構的面向，也解釋兩性特質的形成，「精神分析讓我自己了解自己的無意識，幫助我更認識人性的慾望、黑暗面」。原本接觸精神分析出自好奇，沒想到意外找到自己成長過程中性別認同矛盾的出口，再加上當時念了許多知名文學著作，深受文學震撼，使她醉心於文學所帶給她的啟發，往後在研究與教學上集中在精神分析領域，一心想改變「文學沒有實用性」的論調。

堅持理念面對各種質疑

小時候，黃宗慧的爸爸便會把流浪狗帶回家洗澡、照顧。受到父親的耳濡目染，國中時看到路上可憐的流浪狗，就會餵牠、幫牠找家，而動保觀念的萌生，是在博士班時發生的「流浪狗遭潑酸事件」。當時臺灣媒體報導流浪狗有狂犬病的可能，造成民眾恐慌，激進的民眾拿硫酸潑灑臺大的流浪狗。看到流浪狗遭受到的待遇，她除了與動物系同學推動校園共養機制外，也開始在BBS上發表自己動保的理念。她那時下定決心：未來教書一定要幫助動物。

一開始，她積極地投書報紙論壇，碰到許多不理性的讀者來信，其中不乏偏激的言論。她心想，愛貓狗不代表不能為其他動物付出，為了回答這些



■ 二〇〇七年可魯熱時撿到的流浪狗取名為咕嚕，當時黃宗慧曾用「牠不是可魯，牠叫咕嚕。牠也需要一個家！」替牠做海報找領養人。（黃宗慧／提供）



■ 黃宗慧照顧的街貓取名DoReMi，現在是動物醫院院貓。（黃宗慧／提供）

質疑，也想給自己答案，證明自己能夠愛屋及烏。黃宗慧後續接觸了更多流浪狗之外的同伴動物保護議題，也接觸野生動物保護領域，讓她思考如何發揮更大效益幫助這些動物。

她心裡的聲音告訴她：「開課」就是最有影響力的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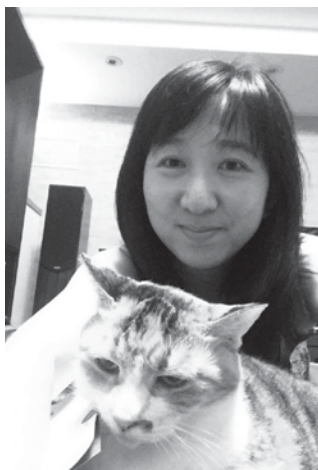
從文學出發 開設新課傳播理念

黃宗慧教授「文學、動物與社會」這門課，深受學生喜愛，是P.U.上大力推薦的通識課，而這門課的開課過程，其實是一個感人的故事。

二〇〇六年，黃宗慧所領養的貓P.U.被檢查出乳腺腫瘤，必須歷經兩次大手術，每一次手術對黃宗慧來說都是身心的重創。她坦言，在貓咪復原期，她幾乎是失能的狀態，不想面對其他事情、不想上課，只想陪在P.U.身邊。當醫生說P.U.沒剩多少日子時，情緒陷入了谷底。突然有個念頭一閃而過：「我號稱動物保護人士，但卻在自己的動物有狀況時，整個人停頓下來，是不是我的愛只在我的動物身上？難道我對其他動物的關心也都消失了嗎？」

「P.U.的苦難，讓我更勇敢，除了面對她的疾病，也讓我面對自己早該做的事（開課）」，黃宗慧眼神堅定地說。

她表示：「那些一線救援，如撿狗、救狗、TNR (Trap Neuter Return，意即誘捕、絕育、回置) 都是



■ 黃宗慧與KIKI的合照。(黃宗慧／提供)

究，並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現在「文學、動物與社會」課程中。她表示：「動物作為一個生命個體，牠們的感受能力、理解痛苦的程度，為何應該被人類納入考量？這些不是文學的想像，其實背後有很多動物倫理的論述。」

她選用與動物相關的文學作品（如海明威、卡夫卡），切入人與動物的關係，再帶進動物研究的思想論述，讓學生了解動物因為跟人相處後，現在的動物命運如何？動物受到了哪些傷害？人不該做哪些事？人為什麼有倫理責任？等問題意識。黃宗慧表示：這不是一門道德訴求的課，她希望透過這些很棒的文學作品，讓學生被文學的情感所打動。然而，感性刺激可能很快就消失，在衝擊消失後要說服學生倫理責任的重要，而不僅僅是唱高調，就需要更細緻的論述。

陳宥廷是擔任過「文學、動物與社會」三個學期課程助教の博班畢業生，每個學期都讓他對教學內

直接幫助眼前的動物，但教育是種下種子，是能有效影響更多人的方式。」因此，她決心要開設「文學、動物與社會」這門課，希望可以透過教育，讓更多人認識動保，進而幫助更多動物，同時也希望這些「正能量能回到ㄟㄟ身上。果然ㄟㄟ手術非常順利，到今日依然健康。」

黃宗慧後來的研究也從精神分析領域轉向動物研

容有更深的體會。他表示：老師從文本細讀著手，用不同角度帶入各種當代動物研究的議題，讓學生看見老師對動物福利不遺餘力的一面，因此「期許自己能同老師一樣，做一名有溫度的研究者。」

由淺入深善用議題探討人文關懷

因熟悉精神分析解釋人的心理、慾望機制，在教學上，她了解學生真正渴望的知識，在授課「文學作品讀法」中，也會嘗試用精神分析去談文學作品，用自身實際的例子來解釋抽象的理論，讓學生對課程保持熱情，不感到枯燥乏味。

像大一英文這種通識教育，她現在已不用課本教。「我把大一英文當作人文通識去教，議題包含同志、動保、女性主義、流行文化、商品文化等等，這些是我希望學生知道的人文關懷。」她認為：「文學的實用在於：可以影響你看待世界的方式，進而改變你的決策思維。如果沒有人文思想的基底，



■ 黃宗慧在大一英文課程安排學生演出短劇。(黃宗慧／提供)



■ 在花蓮二手書店演講時，店貓小虎突然跑上桌。（黃宗慧／提供）

做決策時變得以利取向，就是場可怕的災難。」她努力傳遞這些人文關懷給自己的學生，期待改變文學在普世價值中「無用」的成見。

有了使命 生命的重量就不一樣

近年來，黃宗慧開始轉向動物研究後，即便生活上沒有辦法替動物做很多事情，但至少教學上一直在影響學生。許多修過這門課

的學生，後來也都投身動保行列，當志工、組織動保社團、辦攝影展或是跟隨她的腳步鑽研動物研究。

臺大懷生社的學生就曾對黃宗慧說：「老師不開這門課的話，我們可要倒社了！」許多學生因為受到啟



■ 黃宗慧至佛光大學分享研究心得。（黃宗慧／提供）



■ 黃宗慧與香港動保人士聚會。（黃宗慧／提供）

發，想為動物盡一份心力，自願加入懷生社。澳門學生黎熙也表示：「當初就是上了老師的課才入了大坑」，回到澳門找工作後，發現自己離不開動物了，於是一直在愛護動物協會貢獻一己之力。

現階段黃宗慧致力於結合精神分析與動物研究，希望更理解動物引起人類焦慮或恐懼的原因，如此未來推動動保議題時，或許可以運用更能被大眾所接受的方式。

訪談結尾，黃宗慧姊姊的狗多多跑了進來。「我的生命裡若是沒有動物，應該會很貧乏吧！」她接著說：「雖然每天都很忙，但從不覺得在工作，因為這已成了日常動保實踐的一部分。」

「因為有了使命，生命的重量就不一樣。做自己在意的的事情，可以持續做，而且投入這麼多年，所以願意承擔這麼多。」語畢，黃宗慧笑著抱起多多，眼裡滿是溫柔。



■ 黃宗慧與姊姊領養的狗多多合影，多多俏皮地伸出舌頭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